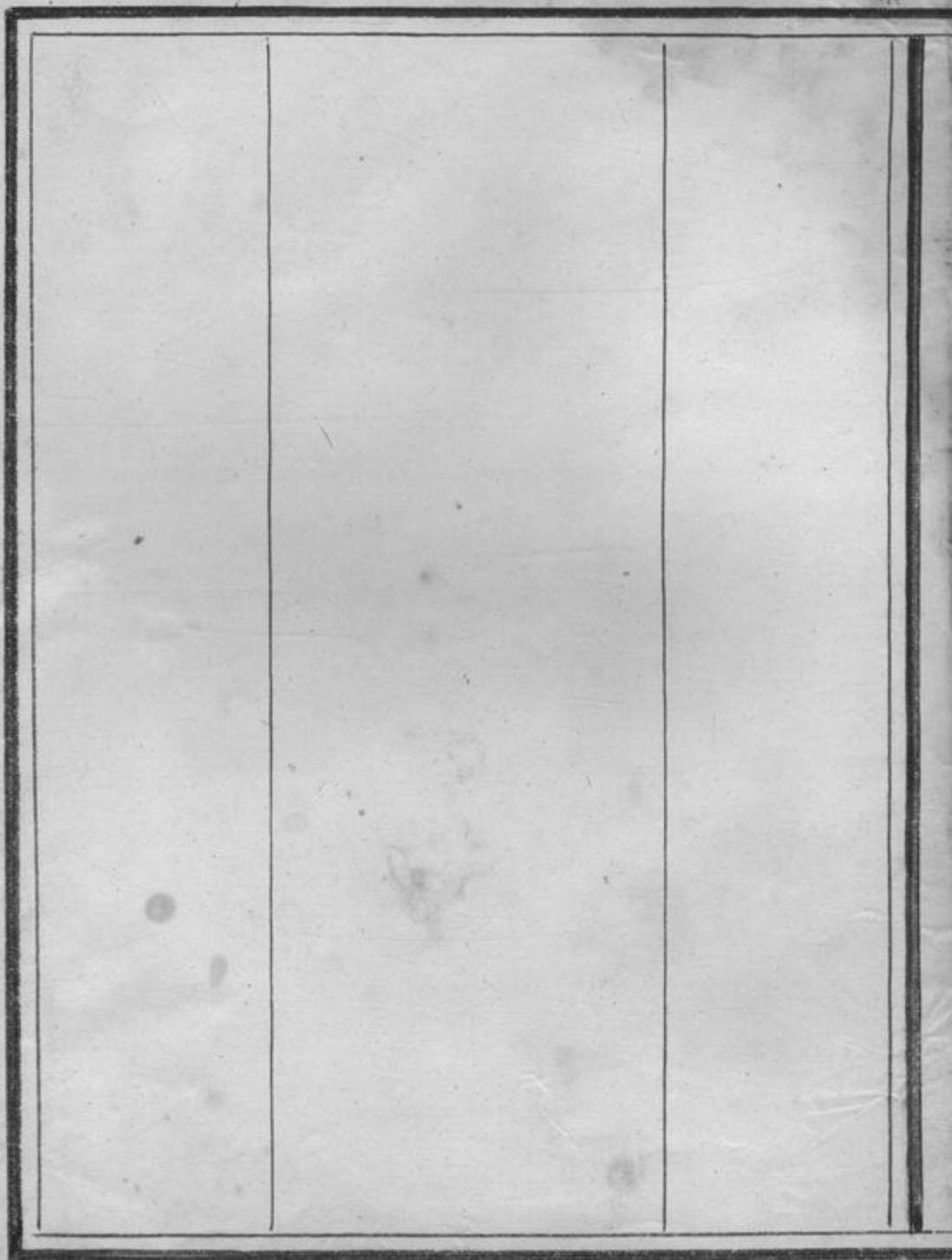


此後有信係祖意定在  
高塘董氏讀書梅包办  
小學於時所得素也

庚子年十月二十三日

詩併序記

高塘董氏殘稿



董氏支譜卷之一

前編世系圖

正編世系圖



日本書紀

卷一

天皇

宋進士官

至知平州

軍州事贈

大中大夫

定迥

宋進士官

至銀青光

祿大夫上

柱國吏部

尚書

定全

二九世

三十世

三一世

三二世

三三世

定全

俊

章

歡

始遷鄞邑

茵

蘿

宋進士官  
至御史中  
丞贈榮祿  
大夫

蔓

槐

循

價

儉

元市舶司  
提舉

元都元帥  
府經歷兼  
慶元路錄  
事司錄事

三三世

循

三四世

靜

儀

脩

三五世

洵

潏

三六世

禮行

禮亨

禮聚

橙

精

三七世

誠富

誠義



三七世

誠富

三八世

文瑀

文琪

三九世

應龍

流

應熊

應麟

四十世

羽

騏

四一世

立宗

睦宗

明舉人材

董氏支譜卷之三

傳略

西坡畫史

卷三

真逸生

董孝子事實

訓導周道遵

同里人

董明倫字彰五國學生生於康熙拾陸年正月初五日父文斗母殷氏陳氏明倫生有至性方七歲寧郡大疫父亦染病朝夕侍奉不少懈向晨必望北祈禱稽首累百父疾爲瘳而明倫之額肉因是墳起如贅瘤然遂以孝聞於鄉里母殷氏卒停棺外舍比鄰失火風勢猛甚已延及於東壁家人皆持繩杖相望不敢近明倫竄入以身扶柩柩重不能舉撫棺狂號血淚交下不自覺火已逼近融風陡回火亦熄滅若有陰相之者逮事繼母陳氏備極色養其父起家勤儉未嘗珍羞之味明倫寢門視膳必供酒肉中鬻

廁踰身自浣滌如是者凡三十年父卒廬墓三載哀毀幾至滅性春秋享祀必懸畫像拜之流涕被面常如袒括時也繼母歿喪葬一如所生與弟明保同居每有甘旨弟未嘗不獨嘗亦有服飾弟未御不獨御嗣因食指浩繁不得已而分爨凡肥田美室皆讓於弟已則受其瘠且惡者一時俱稱難兄焉迨後長子啟宇將廣其宅明倫阻之曰古人營宮室必先宗廟今祖祠未建而營居舍何以見先人於地下遂取廣宅貲購料興工勤勞督辦雖年已就邁弗顧也雍正拾叁年鄉黨具其歷行事實請旌於督學部院帥公念祖手書孝友傳家榜於堂明年身故踰日忽甦召

先世傳略

始祖始遷鄞邑祖始遷高塘祖事略

嗣孫義

始祖諱賓字寅暘隋唐間人也官縣令屬幽州生於隋開皇十二年壬子二月初十日子時卒於唐開耀元年辛巳六月二十九日申時享年九十歲葬於幽州任陽之隴公殆生於隋仕於唐卽家於官也按隋自開皇壬子越二十七年戊寅國禪於唐卽爲唐武德元年舊譜戎孝廉來賓序曰唐武德初有名賓者爲幽州主令遂家於官所謂主令者蓋卽縣令也唐書地理志幽州統九縣未知始祖作令何邑今亦不可考矣始祖生二子長二世伯祖諱紹以

唐開耀元年七月十五日詔襲虎旗館舍人次二世祖諱繪亦任幽州統內之縣令賜壽州監馬贈本州刺史以是徵之公之仕於幽州其在於唐明矣而我董氏之隸籍於幽州則自隋始蓋隋末羣雄紛起自相署置多以部下爲守令者幽州爲羅藝割據其後以地歸唐始祖爲其所屬未必非幽州人也逮我三十世祖信一公諱俊當宋南渡時始卜宅於明州泥橋巷之西南白塔菴之東北今寧城都土地廟傍是也垣宇周圍約計里許建業巍峩共稱望族家資億萬時莫與肩造庫樓一所爲藏貯贏餘之具名曰董家庫樓乾道二年丙戌又置莊於二都老界鄉得膏

其諸子誨之曰爾祖在日常以讀書爲要策倘得科第可  
以顯親揚名後之子孫稍有可讀書者不可不讀此爾祖  
之教也尙其記之旨訖復逝時乾隆元年叁月壹日也歿  
年陸拾歲

五世祖太學公移局事狀

嗣孫沛

五世祖太學公姓董氏諱明倫字彰五寧波府鄞縣人也  
曾祖士芳字穎臺祖學成字瑞峯父文斗字景星母殷氏  
陳氏公生有至性方七歲爲康熙之二十二年寧郡大疫  
公父亦染病朝夕侍奉不敢少懈每向晨望北祈禱稽顙  
累數百父疾爲瘳而公額肉墳起如贅瘤然識者咸歎其



純孝三十七年殷太孺人卒停棺於外舍比鄰失火風勢  
猛甚已延及於東壁家人操繩杖而救者相望不敢進公  
自外入急以身翼柩柩重不能舉公撫棺狂號血淚交下  
融風陡回火亦息若有陰相之者逮事後母陳太孺人備  
極色養景星公起家節儉未嘗有珍羞之享公稟其庭訓  
自奉樸素而寢門視膳則必供酒肉中冓廁踰身自浣滌  
不以煩婢使也如是者幾三十年景星公年登大耋以康  
熙五十四年卒公哀毀幾至滅性營齋營奠竭其力之所  
入春秋將享懸畫像而拜之流涕被面常如祖括時也及  
陳太孺人歿葬之亦如所生人以爲難始景星公篤好儒

盡者正可不作有盡觀也然則何以存之曰祀何以永  
之曰產何以使之永存以致其無盡曰惟禁則凡爲子  
孫者誰不當置產以爲承祀之費誰不當立禁以爲保  
產之謀豈可慣習夫因循忍安於觀望勉理其租稅聊  
事夫輪當或至於典賣轉視爲權商不深其警察時切  
夫驚惶竟合有祀之祖宗等於若敖氏之鬼也哉我蓋  
因鄮耘公暨其子圖壁岷厓之祀事而爲之深思矣夫  
鄮耘公余之族兄也方其逝世之年異夫起家之侯圖  
壁岷厓生事死事無不深體夫嗜好盡心力而爲之其  
孫大畏大來等以祀祖者事其父雖迫於境遇尙可勉

而行降自後世分之遠卽情之踈而況中落難回中興  
未卜安知不以始之廢產者漸而廢祀是誠爲子孫者  
所不願出此亦誠爲子孫者所不能不深慮夫此也今  
年春大畏之母氏忻議立尊祀附祀之據更防押產賣  
產之端着大畏大介具邀各房會同合議以定禁條以  
圖久遠衆皆欣然不禁慨然曰保祀之心如是之懇切  
也保產之策如是之周密也是非立據不可存案不可  
請批示禁不可後世不肖子孫敢有違議者准令賢子  
孫黏據送

官以不孝之罪治之庶幾我族兄鄮耘公之祀永存卽

忻孺人爲綸祀禁賣祀田存案呈

爲保產承祀叩賜彩批示禁歿存均感事切氏夫董  
璘氏叔董琅文行兼優聲名丕著於事生事死之禮  
尤爲謹慎無不盡心盡力以爲之而家勢中落兩房  
分產之日雖未能多遵祀田以裕祀而祭禮總以豐  
潔無容自慮簡慢也茲因氏夫與氏叔身故後氏率  
男大畏大來等承值祀事氏自行主張悉照舊規雖  
境遇未能寬展而先人祀產之遺固猶然在戶也氏  
現已衰憊恐兩房子孫日卽窘迫未必不始之廢產  
者終至廢祀倘無人節制竟將祀田變廢以致承祀

乏費使我先人等於若敖氏之鬼也亦何以忍之伏  
惟奉事之道無異乎死生孝養之誠何分乎予婦氏  
夫既死矣氏叔又卒矣事上撫下一身兼任現在尙  
憂祀田甚少不能豐潔祭品若不叩求

仁憲賜嚴批以示禁將所遺祀產倘至變廢何以承祀若  
在氏身後變廢氏亦無可奈何而不早爲思防使我  
先人含淚于地下悔亦無及咎其誰任乎爲此備述  
前因歷呈情節亟叩

大老爺恩准存案給賜彩批如有盜廢祀產一面比追田  
價一面吊契塗銷且以盜廢祀產之人嚴加究處以

不孝之罪治之庶幾不肖子孫早知畏懼不敢盜廢祀  
產于以保祀事于以永惠賜無窮歿存均感矣上呈  
道光十九年正月廿八日呈

縣主批示附錄

翻閱呈詞知該氏奉先之誠周至防後之心懇切也但  
預防却因思患而逆料究非順情該氏旣以事必豫圖  
情深遠慮姑准存案如果有盜廢等情嚴加究處議據  
抄白附

禁填水溝作田議據

立議據經綸兩房長大獲大畏等昔我

曾祖考質園

府君極以保守

先塋爲要策凡墳傍有遺患必預爲翦除是固我

曾祖

考支下所深知不敢不記也今因廿畝港地方

四世祖孝十三府君

五世祖才十九府君

六世祖隆

三二府君墳北有葉姓錢姓王姓水溝一壞春月大雨  
魚從水溝上田鄉人捕魚害苗佃人欲減租葉姓等將  
欲水溝填塞作田並益畝分是固理無可阻而心實不  
安爰議綱祀所有遠畝單業田賣出以復葉姓等連業  
雖賣買多經費上之所以保

先塋次之所以慰

曾祖考下之亦以爲子孫耕種計經

費非所計也但所買連業卽不必如前此有欲出重價買田作基地論而利于佈種者出重價買小業潛將水溝逐次漸填旣賣小業勢難禁阻仍是礙我

先塋徒以賣買多事永議此田大小業不許貪重價賣出如網房下子孫自行佈種亦不許貪取小利填溝作田此係保守

先塋之要策體我 曾祖考心志而爲之後人敢有違議者准令族中有心保守墳墓之子孫送

官究處以不孝之罪治之爲子孫者各宜謹遵欲後有憑立此議據永遠存照



計開 其議據存房長大濩處併照

道光二十年正月 日立議據經房長大濩

綸房長大畏

與議 大來

代筆 大介

議禮祀福祀尊綸祀收花辦祀據

母氏忻孺人嘗謂畏等曰綸祀支下康吟兩房輪值  
禮祀係四十八年一次福祀以十六年一次以後房  
分漸多年分漸遠丁口繁盛者甚有閱一二世輪值  
一次而丁口稀少者歷幾年一次雖屬依次照派究

似邀惠未均也夫我家種德總祀照譜派來綸祀應以三千八百四十年一次以種德祀例之則禮祀福祀似爲甚近而以位綱祀較之則禮祀福祀正爲甚遠也爰議禮祀康吟兩房均已輪過下次歸收祀支下公辦福祀以榮房輪值後下次歸綸祀支下公辦除辦祀之餘增置綸祀公產康吟兩房下依次照輪雖是收綸祀花利而此田係禮福兩祀公辦餘錢增置仍是爲禮福兩祀花利但隨綸祀收耳彼輪禮福兩祀年分近者似爲更近遠者反爲未遠也至位綱兩祀現仍依次照輪以後子孫衆多再行定奪此係

西... 三祀合辦凡例

母命各宜謹遵欲後有憑立此議據存照

道光二十年正月

日尊議男大畏

大來

大介

綸康吟三祀合辦凡例

一康房支下輪值綸祀其花利綸祀公收每次祭費向  
綸祀公項領給第二年綸祀花利康房支下收吟房  
支下輪值綸祀每次祭費康房支下付發第三年綸  
祀花利吟房支下收康房支下輪值祭費吟房付發  
第四年綸祀花利康房支下收吟房支下輪值祭費

康房付發以後依次互給輪收花利

一綸康吟三祀墓祭統以綸祀當辦承值是日寅卯兩時先設羹飯四桌以供我祖考妣以及康吟兩房支下共計二十四位至辰刻先祭祖考妣墓次祭徵四六公午飯後祭徵三九公祭禮另列規式簿

一祭墓日所以先備羹飯在堂祭奠者以綸祀支下羽字行男女應做清明羹飯若在三祀祭墓後似爲過遲若先做羹飯甚屬無理故先設祭於堂自祖考妣起至羽字男女止共二十四位

一祭墓以男女統行到墓是吾家之舊例無可或違余

以女人出門多有不便之處故堂祭同行參拜以盡禮不必再行到墓

一綸康吟三祀產業不厚除祭禮應豐潔外子姓享餽須議儉省至堂祭後羹飯以綸祀下康吟兩房長并接送當辦又康祀下房長接送當辦吟祀下房長接送當辦享餽兩桌其一桌給吹手一桌給搖船如有外房客來當辦另備

一祭墓遇雨三祀均在堂並祭如將雨將晴徵三九公墓在門外或墓祭或堂祭且俟下午定奪如在下午祭先以徵三九公附祭於角四五公祭筵如晴再詣

墓祭奠

一 綸康吟三祀誕諱祭奠統以綸祀下兩房長并綸祀  
接送當辦享餽如時節祭奠照清明享餽同例

一 康吟兩祀誕諱祭奠綸祀總房長及當辦參拜享  
其康祀吟祀房長接送當辦亦參拜享餽欲後人知  
同出一家使之聯屬不致支離也

一 祭奠參拜享餽惟房長不得代其餘可代如應參拜  
者不到不着人代理議罰其接送當辦着人代理不  
得着異姓人外房人并婦女亦不許與餽

一 誕祭日當辦早設桌位以便聽彝祀當辦供茶其供

茶人亦得參拜與餽

一祭奠不得用供神後物件致多褻瀆如違察出照式另辦不再行給費

一每年給費如無力給發應參拜與餽者以應收花利扣付餘仍歸當辦

一有要大事正用花利須便於房下房長列名畫押如非要大正用便出房長畫押扣除享餽便契作廢有議在前毋自取咎

一綸祀應付銀米費錢須在早租以前完給房長須留心毋忽畧以致悞

聽彝祀原叙

曾祖考質園府君設立學田以勵爲學而我家之入學者  
歲取綱學祀之所入以爲膏火應試等資蒙

曾祖之大澤存於心而不能忘者已經四世念昔我

祖考鄧耘府君亦欲立學田以繼之賫志而歿大可悼  
矣而我

父圖壁府君我

叔岷厓府君亦有志也而未逮此我

先妣忻孺人

叔妣李孺人苦志教養不忘讀書二字者職是故也



介也躬承母教終無一得以慰

先靈可痛也而又可愧直無以自對矣將復何所爲後人  
勗哉所難釋然者二兄古山公四弟慰堂氏承啟之  
志也因是置田少許欲立學祀之名目名之曰聽彝  
而分立孝弟慈三柱惺懺懾各承一柱卽學田之所  
入者以承伏臘歲時之祭奠以荅

曾祖父母之恩勤而余兄弟皆附席以事之承祀之餘以  
給應試之費倘不敷其數以介之輪值祀田所有餘  
資以附益之若增田以裕祀大施我

先人之厚澤者仍有藉於後之爲賢子孫者矣

先世得姓源流考

董之先出於姬姓爲最古黃帝之後颺叔安裔孫曰董父事帝舜爲豢龍氏舜賜姓曰董封諸饒川饒夷氏其後也今考饒夷之地在今曹州府定陶縣周時爲曹叔振鐸之封則其種已絕故世無聞人春秋內外傳有董狐董因董伯董叔董安于皆姒姓之董也其源出於辛有載於左氏韓宣子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曰神不歆非類董伯其姒姓乎夫辛氏之先爲夏啓之支子董氏之先又爲辛氏之別派則其出於姒姓有明證矣顧考鄭語祝融之後凡八姓有己姓別出之董氏有饒夷豢龍之董姓韋註皆以爲

昆吾之後別受氏爲國者夫既知颺叔安之爲姬姓則董

氏必出於姬而韋昭以爲己姓者何也蓋昆吾爲祝融之

孫

見楚世家

祝融爲顓頊之子

見左氏傳

顓頊又爲黃帝之孫

大戴禮五

帝本紀顓頊昌意之子今考昌意乃黃帝之子其源流固無異也而與晉語姒姓

之董則有判然不同者吾獨怪夫歐公修新唐書作宰相

世系表于辛氏則以爲夏啓之支子出於姒姓于董氏則

以辛有爲董父之後出於姬姓是辛氏本一也而歐公分

之董氏本二也而歐公合之其能免於矛盾之誚乎

### 先世官爵考

舊譜載先世官爵按之各史均有未符余修譜時亟思改

正而衆議未協是以一仍其舊今於支譜中俱依歷代職官志從實修改類次案語列於是編

始祖官爵舊譜稱幽州主令乾隆中譜稱令道光中譜復稱主令今考唐制無主令之官所謂令者蓋卽縣令也唐書地理志幽州統九縣未知始祖作令何邑故但稱幽州某縣令

二世祖舊譜稱唐幽州主令賜壽州監馬封本州刺史今考唐武德六年遷營州於幽州以首領世襲刺史故二世祖亦得襲父官爲縣令但唐制無封刺史者刺史當是贈官

四世祖舊譜稱唐襲伯都尉賜爵一千石今案舊譜三世伯祖官清唐勸農都尉其行輩於四世祖爲從伯父則四世祖所襲之官卽官清之都尉可知第考唐書食貨志一品食俸七百石都尉上者不過四百石安有千石之後所謂賜爵千石者蓋唐制戶出粟二石開國縣子食封五百戶適合千石之數故支譜書曰唐都尉賜開國子爵食五百戶

十一世祖舊譜稱唐禮部修撰今考唐無是官又無實證可改姑仍之又舊譜載十一世祖中省試六名乾隆以後譜俱刪去今從刪本

雍正十三年帥學院念祖給彰五公堂榜一題曰孝友傳  
家咸豐二年段邑侯光清又給匾一題曰明德維馨

質園公建新居時階下設甬道里有無賴子索詐不遂控  
於縣縣委糧廳勘視質園公聞知卽夕平之泣曰今日放  
下不知何時升上也及糧廳至已無迹無賴子反得罪乾  
隆乙卯岷厓公領鄉薦質園公已先卒其子鄭耘公亦卽  
日升之終夜大哭痛質園公之不及見也

質園公七十壽序係殷明經權所撰其文云董君質園余  
之老友也同受業於芥子郭夫子稱莫逆繼又延至其家  
督子若弟課藝閱有四載質園朝夕晤對諸務不言惟誦

及家事輒咨嗟太息有啞啞若不忍出諸口者余怪而問之質園乃汪然出涕曰吾有人不及知之隱憂常耿耿於胸中而無以自釋也昔吾先君子痛吾祖尚在淺土相陰陽觀流泉竭心力以求吉壤而終無所遇遂至抑鬱以居未嘗一展其顏色又慨夫家聲未振無以上光宗祏仰焉而悲俯焉而歎刻刻以子孫之讀書成名傍徨於方寸而策頑警惰靡所不周憤兩願之未償結終身之隱憾故當倉皇易簀予與弟跪受遺言猶以此語丁寧寄身後無窮之望人非木石其誰能忘此愷切也乃自失怙迄今蹉跎已二十年而亦未之一就此吾所爲每一念及而不能自

禁其嗟悼者矣余聞之而駭又轉以生疑竊謂此二事者  
生之自天非可以人力勝果欲盡如所願亦安有淚乾時  
乎詎知君近數十年來究青囊之秘旨延絳帳之名流雖  
脊令抱痛而未命所垂無一不見其操券非特鬱鬱葱葱  
有以護乃祖之窀穸而且東來紫氣其凝結於一坏之上  
者非乃父之吉兆耶不寧惟是拱雙峯於北極納衆壑於  
西疇默默然藏漆燈以相待者又莫不望焉而興積薪之  
嘆矣異哉質園吾不知其若何積行而三世馬鬣並有以  
攬川原之靈淑也然而疑信相叅涉於冥漠未可知之事  
而丹桂含馨蘭芽競茁此真嘉瑞休徵昭著於涵育薰陶



之下者且質園素以例入成均一生抱恨而今之輝煌芹藻者已兩子一孫紆青拖紫直可計日以待人生若此亦云足矣夫占卜以妥先靈培養以恢世澤瞻前望後滿志躊躇寧尚未可據實陳辭告厥考於在天乎昔孔子論武周亦祇以繼述之善稱達孝質園克慰先志誠無愧爲徵君孝子之後而充其不匱之思以洋溢於持身應物間者可概置勿道矣又何論庸俗所艷之良田廣廈哉今質園七旬大慶嫺朋製軸以壽以余爲質園老友索余序之余迫欲闡幽竟自忘言之無文而亟叙疇昔所聞以播之里黨俾知質園今日之愉快皆由悲號涕泣中來回思聯床

相聚人生有幾得如君一朝瞑目將焉憮痛念君勤三十年君勤未克爲君救功成奕奕炳宗祊果然一舉長千古豈無庚甲慮後先豈無綢繆迨未雨後來有誰共指使堂前不見君揮塵七月三日君祥期風倒東牆無遺堵倉皇無計重思君君還肯爲謀廊廡吁嗟君去長已矣君嗣果克嗣君武勿爲聞言更愴懷有酒一杯飲此湑

吾邑向有買穀莊首之害累控不得直會制府至將控之聞以次日閱兵大教場諸紳士黎明守候跪於浮橋俟其過而呈狀焉制府之屬官受胥吏賄前驅兩馬騰躍而來諸公跪無隙地將被踐踏遑迫無計圖壁公素有勇力當

橋大呼以兩手障馬馬不能進騎者亦墮地諸公乃免  
圖壁公一生好義歿而猶見靈爽嘉慶庚午冬岷厓公傭  
人久病未歸次年元旦錢太學尚爵夜聞堂上有鬼聲啓  
戶視之者三始就寢夢見圖壁公衣冠而至如賀歲然三  
人從之問曰彼爲誰公曰是二人者從學于余今年余在  
草菴設帳一爲僧則歿于百官與余同行者耳尚爵命具  
酒食公曰此係杭州僧不必備蔬菜飲畢而退託其照管  
家務尙爵異之過問吾家吾家尚無事也十六日媻戚張  
禹凡看燈戲過公墓前泣而揖曰君年少於我何先在此  
頓覺腹痛又祝曰吾與君交契極深故揖君耳君何病我

也痛仍不止遂歸甫入門其媳告曰妣厓伯傭人潘友仁  
歿於路潘姓勒船以圖詐大人宜往也禹凡曰此非尚爵  
不能理遂會尙爵同至吾家病良已事亦得解始恍然於  
元旦之所囑卽此事也嘉慶壬申殷董畦館於錢湖王氏  
去忻公朝言家不半里時朝言翁有疾忻孺人歸侍其父  
衣不解帶者已五月午後倦於牀夢見公秋服而來孺人  
問曰何遲也公曰今日董畦赴館余同舟來天旱水枯故  
遲耳孺人問厥考之疾公曰此無妨但阿叔之病奈何又  
喟然曰自今以後吾家如漆盤放在泥地上矣醒卽遣人  
視之董畦之舟果傍岸未幾也甲戌四月妣厓公逝世方

知公夢中之言蓋謂岷厓公一死吾家基業將迸散耳  
岷厓公留京時與董小韭明府瀾馬銘軒刺史士龍同寓  
偶擬四書題各成小講銘軒自謂不如岷厓公乞其稿而  
藏之及應禮部試首題適合銘軒遂得售當時金蘭誼重  
不以爲嫌也後小韭亦成進士

宜舍人向榮詩學溫李岷厓公謂之曰溫李非不佳但有  
纖弱之病何不學少陵乎舍人自此轉手詩遂益工

李孺人六十壽序係陳博士廣義所作後約其文以成小  
傳故壽序不復錄

古山公歿友朋哀挽極盛邱文學震霖云憶昔龍文少常

而淺言之則留爲有餘弊同於鄙嗇固陋此細人之所以爲身計也而并非管仲之所受也儉而深言之則止而不過德妙於溫良恭讓此吾黨之所以擬盛德也而又非或人之所知也其曰管仲儉乎者蓋習聞夫仲之功而不知有器小之說因曲揣器小之旨以巧附於寧儉之名器小與儉或旣混而一之仲之功與仲之器或豈別而觀之甚矣王道之不明於世也或言儉姑與言仲之不儉而已郡侯陳老夫子原評

踞題之巔揅縱自如前二比尤見醞釀深厚

本學周老夫子評

極空濶却極細密理實氣昌知爲遠到之器

本學傅老夫子評

任意發揮不沾沾描頭畫角而題位恰合洵是妙手

業師徐澹園夫子評

將器小根由儉字底蘊看得八面玲瓏下筆自擺韁脫鎖能馭題而不爲題縛文之勝人以此

郡侯歲試錄取正案第一名

齊桓公正而不譎

董璘圖壁

聖人美齊霸以其猶近於王也蓋正者王者所以正天下也  
以桓視文固正而不譎焉故夫子美之若曰儒者動言  
貴王賤霸夫王道尙矣卽霸亦安可盡非也蓋志法乎上  
而遂得其中其所存者中外之大防其所持者上下之大  
分王迹衰微之日固不可無此偉烈焉譎而不正晉文固  
然此豈足以概齊桓哉蓋自平之遷而天旣厭周取禾取  
麥諸侯不臣則有待於匡扶者自亟自鄧之會而人知懼  
楚是膺是懲一旅莫問則隱虞其蠶食者實多桓於其時  
主盟中夏而卒使諸侯官受方物楚人如師乞盟此何如



功哉夫尊周攘夷亦晉文所有事也而桓獨以光大出之則賢甚矣相提而論蓋正而不譎云桓之功莫甚於葵邱之明王禁然而分嚴天澤宰孔不盟設以晉文翟泉之事例之則束牲載書王人何必不與列侯而並歆卽當日耄老加勞命無下拜猶必以天威咫尺隱懷隕越之思此以知有功不伐宣力皆安定分焉雖首止以定世子而不欲顯言未嘗不隱行其術乃其情則以忠順將不以機權逞也彼河陽之狩以臣召君有如是之遵道而遵路哉桓之伐莫顯於召陵之威楚師然而爾貢包茅寡人是問設以晉文城濮之事例之則侯間蹈瑕屈完何遽不爲宛春之

見執卽當日抗辭相對師進及陘亦不聞蒙馬曳柴過示  
恢竒之畧此以知仗義興師至險胥徵大順焉雖侵蔡以  
爲兵端而遂以及楚未必非曲致其謀乃其事則從討伐  
起不以嫌怨生也彼救宋之師執曹分衛有如是之無虞  
而無詐哉惟其正也故封建厥國遷邢遷衛而當世不以  
爲私惟其正也故痛憤所宜滅遂滅譚而小國自知其罪  
善哉齊桓何道而臻此乎書曰惟木從繩則正蓋自堂阜  
脫囚而計從言聽正而不譎有以也夫

竇大宗師原評

語語精切無一浮光掠影之言組織更極工妙

郡侯陳老夫子評

氣體矜鍊骨韻尤高於此道三折肱矣

本學周老夫子評

樹義軒做風彩亦然不僅以熟左制勝

業師徐澹園夫子評

借賓定主配合天然玩其體格剛健婀娜兼而有之想見文入妙來

學政歲試入府學第五名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董璘圖壁

聖人有深慨於春秋者知作之誠非得已也蓋春秋之作知之者固不勝罪之者之多也顧孔子豈念不到此哉其言可思矣今夫聖人有著作大率皆操其在我而在人者則有所不計也故一事焉而成於一身心與迹兩不相蒙著之天下德與怨兩不任受亦曰視其得已不得已焉已矣春秋之作孔子豈不知爲天子之事哉夫惟斯世不能明其事大懼臣子之防之決而莫閑也爲之遏人欲存天理以一日定千秋之鑑而初不必白其心亦惟天子不能

行其事深懼君父之統之廢而莫返也爲之惇典禮正命  
討以匹夫代南面之權而并不敢諱夫迹斯時也能畧迹  
以原心則孔子可告無罪苟舍心而論迹則孔子終於莫  
知然而天下已不勝擬而議之矣然而孔子固不勝揣而  
度之矣曰世有知我者乎其惟春秋乎忠孝之意感而自  
孚則以令德而唱爲高言謂夫以言著千古之經也以文  
垂萬世之教也畢生之蓄積未有表章而不覺已抒之編  
年紀月之中不然而爲罪我者乎其惟春秋乎叛逆之志  
制而莫肆則以私憤而發爲公論謂夫無德而儼乎作者  
之聖也無位而儼乎作者之尊也衆口之紛紜每難間執

而不覺遂成於屬辭比事之間嗟乎此孔子之所爲傷乎  
夫春秋之志明治尤先以禁亂而有功於天下偏不能無  
惡於斯人則知我反出之意外罪我適得之意中也而孔  
子寧不計之周春秋之律褒貶較嚴於賞罰而君子之服  
教轉不如小人之畏神則有知我而春秋之教著亦正惟  
有罪我而春秋之用彰也而孔子若已推其極是豈有好  
於作哉既不敢聽天子之事就湮而委此身爲無事則盡  
其在我而知非所求亦罪不自道更不忍令天下之生終  
絕而置此身於虛生則任其在人而知不必幸亦罪無可  
尤甚矣其不得已也是禹與周公而後又一治也

寶太宗師原評

心細手和神完氣足雖前輩好手爲之無能過也

學政科試考取一等第一名

成藝成行成事成之類合而効其馳驅也而各奏爾能天下於以仰官聯之富以下僚之侵厥官也強或竊夫事權狡或盜夫名器罔上行私欲使而幾不得使矣而茲之盛其官者無慮是也禮樂出自天子則位正於九儀爵祿詔自冢卿則臣嚴於八柄陳殷置輔直大開夫馭貴馭富馭幸馭行之條廣以給其徵令也而各共爾事天下於以欽官制之隆蓋惟大臣任天子之使作朕股肱作朕耳目雖三公不必備官而無嫌於闕職惟庶官任大臣之使或在郊畿或在鄉遂雖百官皆無兼任而何患乎冗員此敬大臣之事也而所以勸之者在是矣



正場書目及評  
本房岱秀巖夫子評

龍文百斛健筆獨扛

浙江鄉試第五十名

